

明代辞赋述略

孙海洋 著

中华书局

静一学术论丛总序

湖南大学坐落于风景秀丽的麓山之畔、奔腾浩荡的湘水之滨,秉承岳麓书院的办学传统,千百年来弦歌不歇。从 1926 年正式定名湖南大学、转型为一座现代学府开始,国学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其核心学科之一。曾运乾、杨树达、宗子威、骆鸿凯、马宗霍、王啸苏、彭曷、李肖聃、谭戒甫、刘湘生、谢善继、方授楚等先生,都曾在国文系任过教席。尤其是曾、杨两位国学泰斗,先后担任国文系主任多年,遂使湖大国文系群贤会集,雄据学林。

笔者曾在学校档案馆查得一份 1929 级国文系本科生课程表,四年所开课程如下:国学概论、《荀子》、诸子学、文字学、中国文学史、英文、法文、军事学、各体文选、中国哲学史、周秦诸子文、《尚书》、《毛诗》、中国文化史、训诂学、佛经文、文章学、声韵学、经学、《仪礼》、目录学、律吕学、《易经》、三礼、中国通史、宋元哲学、西洋文学史、散文选、近代文选、诗赋、史例、文始、骈文、赋选、春秋三传、《管子》、金石学、文选学、《周礼》。总共 39 门课程中,国学类的文史哲占了绝大部分。

湖大国文系诸位先生在治学上注重声韵、训诂和专书研究,但也不偏废文学和哲学的探讨,同时,他们将这种务实笃重的学风贯彻在课程的设置和具体的教学之中,而他们为教学所编的不少讲义,后来也发展成为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专著,如曾运乾教授的《音韵学讲义》、《尚书正读》、《毛诗说》、《荀子说》,杨树达教授的《词诠》、《高等国文法》、《积微居小学述林》,骆鸿凯教授的《文选学》,马宗霍教授的《音韵学通论》、《文字学发凡》,李肖聃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谭戒甫教授的《墨辩发微》、《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屈赋新编》,方授楚先生的《墨学源流》等,无不与其教学的内容密切相关。

1949 年以后,湖大成立了文学院,本来应该在教学和科研上有更大的发展。然而此后不久波及全国的院校调整,却意外地阻绝了其延展的脉流。中文系的教师、学生,连同许多珍贵的图书资料,全都流往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高校。在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国学传统在一所著名大学的中绝是如此地轻而易举,实在令人感喟良多!

所幸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湖大在岳麓书院设置了历史文化研究所,国学渐呈复苏之象;而到了1998年,更是峰回路转,办综合性大学又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旋律,湖南大学开始筹划招收中文专业的本科生,并于2002年正式恢复了文学院的建制。湖大中断了数十年的国学传统,又重新得以接续起来。在现行大学教育学科体制的背景下,哲学、历史学已各自独立,因而在文学院所属各学科中,最能体现对传统国学之承续关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

为了建设好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湖南大学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延揽人才,于是有陈戍国、郭建勋、张松辉、胡遂、吴龙辉、孙海洋、李清良、刘再华等教授的加盟。毫无疑问,与鼎盛时期的湖大国文系相比,目前实力还相差甚远,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便是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逐步积累与发展,希望将来能步前修之踵武,重铸湖大中文乃至国学之辉煌。

2004年,湖大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套学术论著,名曰“侧陋论丛”,共五本,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今年,在学校和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又策划出版了这套“静一学术论丛”,也是五本,即郭建勋的《辞赋文体研究》、胡遂的《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张松辉的《庄子疑义考辨》、孙海洋的《明代辞赋述略》、李清良的《熊十力陈寅恪钱锺书阐释思想研究》。“论丛”并未规定一个主题,起初也并未确定出版多少本,而是任由各位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主攻方向选题,写成几本则出版几本。充分尊重研究者的志趣,少一些人为的干预,这样更符合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

《庄子·刻意》云:“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成玄英疏解曰:“抱真一之玄道,混器尘而不变,自非至静,孰能如斯?”“纵使千变万化,而心恒静一。”又刘勰《灭惑论》云:“著书论道,贵在为,理归静一,化本虚柔。”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由于体制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干扰,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正面临严重的挑战。本套“论丛”取“静一”之名,便是表明我们“混器尘而不变”、“心恒静一”的态度和立场,同时也希望与全国学术界的同仁共勉之。

是为序。

郭建勋

2007年1月25日

目 录

明代辞赋概说	1
第一章 明朝初年的辞赋	5
一、朱元璋与刘基	5
二、宋濂、高启、陶安与方孝孺	11
三、刘炳、危素与张宇初	20
四、孙蕡、苏伯衡与王行、黎贞	26
五、唐桂芳、朱右与贝琼	33
六、郑真、周是修与刘三吾等	45
第二章 永乐至天顺时期的辞赋	60
一、胡俨、金幼孜与李时勉	60
二、王洪、刘球与郑棠	75
三、薛瑄、倪谦与徐有贞	83
四、杨士奇、杨荣与于谦等	95
第三章 成化、弘治时期的辞赋	103
一、李东阳与邵宝	103
二、丘浚、王鏊与石珤	111
三、祝允明、唐寅与张吉	124
四、何乔新、吴宽与张宁等	134
第四章 正德、嘉靖时期的辞赋	154
一、王守仁、徐献忠与孙承恩	154
二、徐渭、俞允文与卢柟	167
三、杨慎、田艺衡与刘凤	177
四、黄省曾与皇甫湊等	188

第五章 前后“七子”的辞赋	202
一、李梦阳	203
二、何景明	211
三、王廷相	219
四、徐祯卿	224
五、王世贞	228
六、李攀龙、康海与宗臣	238
第六章 晚明时期的辞赋	242
一、汤显祖与谢肇淛	242
二、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的辞赋	257
三、陈子龙与夏完淳	265
四、王夫之与黄宗羲	275
五、朱鹤龄与傅占衡	283
主要参考书目	288

明代辞赋概说

明朝从太祖朱元璋公元 1368 年建国,到最后一个皇帝思宗朱由检缢死煤山,前后共历 277 年,再加上南明弘光、唐王隆武、永历绍武,也不过 290 余年。史家一般将明王朝大致地分为四个阶段:从洪武建国到宣宗宣德为第一阶段,大约 70 年的时间。此一时期,虽然中间发生过靖难之变,但总的说来,国家一统,国势强盛,封建秩序相对稳定,社会相对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这是明朝的黄金时期。从英宗正统至孝宗弘治为第二阶段,亦有 70 年左右的时间。这一时期,内忧外患加剧,农民起义已此起彼伏,北面蒙古鞑靼、瓦剌诸部逐渐强大,不断侵扰北部边界,甚至严重威胁京都。而这一时期的皇帝多昏庸无知,朝政多为宦官所把持,宦官干政的局面开始形成。尤其是“土木堡之败”,明王朝数十万精锐损失殆尽,数百大臣勇将战死。接着蒙古铁骑又直逼京师,虽经军民合力击退,但明帝国已元气大伤,也就从强盛的顶峰开始跌落。从武宗正德至穆宗隆庆为第三阶段,近 70 年的时间。这一时期内患加剧,农民起义再度蜂起,明武宗荒疏朝政,嬉戏无度,频频出巡,朝政几乎全为内宦把持,宦官干政的局面已经形成。世宗迷信道教,“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又“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严嵩把持朝政十多年。上层统治者贵族奢侈成风,腐朽糜烂,国家财政日绌。各级官府拼命搜刮民财,人民不堪重负,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穆宗完全不理朝政,沉湎于玩乐挥霍,使嘉靖以来“帑藏匮竭”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从神宗万历至明朝灭亡为第四阶段,也是 70 年的时间。万历之初,首辅张居正曾对政治、经济、边防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政局曾一度变得光明。但张居正一死,一切都恢复原状,内忧又进一步加深。神宗“好货成癖”,勇于敛财,矿使、税监络绎不绝,奔走于南北。统治者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武昌、苏州、临清、云南等地相继发生“民变”。皇族地主、勋戚地主、官僚地主疯狂地兼并和掠夺土地,使大量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根本,成为佃民或流民。熹宗一朝,阉宦魏忠贤等把持朝政,贪污受贿,无恶

不作。宦官专政和朝政腐败又导致党争的加剧,朝廷内外,党争纷繁。而东北女真迅速崛起,控制了整个东北,并不断侵入关内,严重威胁明王朝的统治。到崇祯时终于酿成遍布南北的农民大起义,在农民起义和女真人的双重打击下,明王朝也就归于覆亡。

明王朝为了控制和网罗士大夫知识分子,加强思想统治,从明初起就实行以考试八股文为主的科举制度,大力宣传和推行程朱理学,《四书》《五经》被指定为国子监、天下州县学生员必读之书。整个明代前期,程朱理学风行一时。在这种思想文化一统的环境中,广大文人知识分子兢兢于八股文科举,孜孜于程朱之学,思想和创造性都受到极大的束缚,故诗文词赋等雅文学发展比较缓慢,明初只有宋濂、方孝孺等人的文章称盛一时,但充满理学色彩。而诗歌界则为歌咏太平、雍容典雅的“台阁体”所统治,直到中期的成化年间,李东阳的“茶陵派”才着意于改变这种局面,但最终未能突破。而民间俗文学——小说、戏曲等则开始占据重要位置。到了中期,思想学术界开始发生新的变化,王阳明的“心学”从文化专制统治的夹缝中崛起,试图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鼓吹“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强调“知行合一”。又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将天理建基于人们的内心世界,力图突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以王艮为首的王学左派则对王阳明学说中的积极成分加以进一步的发展,猛烈地攻击程朱理学,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等命题,反对束缚个性,强调自然之理,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人文主义思潮,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明中叶起,随着文化专制统治的松弛,首先出现了以前后“七子”为首的复古主义思潮,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力图推倒“台阁体”,恢复诗文创作中的风骨传统。但他们企图通过模拟来改变诗文创作现状却是违背了文学发展和创新的原则,嘉靖间出现的唐宋派即以提倡唐宋古文来纠正这种模拟之风。而晚明时期的公安派、竟陵派则借王学左派鼓吹“心性”和个性解放之风,在李贽“童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不拘格套,独抒情灵”的口号,从而使文学创作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

明代辞赋在金元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创作成就也超过了金元二代,就数量而言,甚至超过了宋代。陈元龙《历代赋汇》收录的明代赋家达360多人,作品730多篇。明代辞赋的发展大体上与诗文一致,但也有其独特的地方。与诗文创作在后期才倡导复古不同,明代的辞赋从一开始就在元代复古之风的影响下,继续着它原来的步伐。元人出于对唐宋律体赋拘谨于用韵对仗等形式局限的不满,而大力提倡古赋,并呼唤

情感内容的回归。元朝中期的祝尧作《古赋辨体》，曾对赋体的起源、演变等作了系统的总结，认为赋出于诗骚，理当发乎情而形于词。认为赋自《骚》以外，咸以两汉为古，为辞赋者，即应当祖《骚》而宗汉。元人在祝氏此说的影响下，纷纷以古赋为务，无论北方名家刘因、戴表元等，还是南方作家赵孟頫、杨维桢等人，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楚骚汉赋为宗。明人继祝尧之后，继续对辞赋创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倡导复古。吴讷的《文章辨体》，崇尚楚汉古赋而贬抑唐宋骈律之体，但他也不完全排斥骈赋，其《内集》中就列入了六朝人的一些骈赋。徐师曾的《文体明辨》也崇尚楚汉古赋，而更强调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反对汉赋“劝百讽一”的客观效果，要求作家在辞赋创作中将主观意旨明白地表达出来，不要以文掩意。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既推重楚辞汉赋，也肯定六朝赋的华美典重，而对当时卢柟赋的古奥秾丽尤为推崇。此外，张溥作《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也对汉魏六朝的辞赋作了较高的评价，尤其对庾信的《哀江南赋》赞不绝口。理论家们对楚汉古赋及六朝赋的不断推崇，促使整个明代的辞赋创作始终沿着复古的道路发展演变。

明初辞赋作家如刘基、宋濂、朱右、贝琼等大都是由元入明的，他们的作品相当一部分作自元末，他们继承着元人的传统，多以《骚》或汉赋为宗。他们经历了旧王朝的衰败和灭亡，也看到了新王朝的崛起。他们的作品或揭露诅咒旧的王朝，或为旧王朝唱挽歌，或为新王朝的诞生而鼓舞歌唱，因而作品大都内容充实，气格高古，文词简朴质实。辞赋复古之风至明朝中期仍在继续，明人将复古范围大大放宽至魏晋甚至南北朝。从永乐开始，都邑、地理、山水、游览等大赋就联翩而出，都邑赋如金幼孜、杨荣、胡启先等的《皇都大一统赋》，陈敬、李时勉、黄佐、余光等人的《北京赋》。水山地理则有胡俨的《匡庐赋》，何乔新、丘浚的《石钟山赋》，王世贞的《玄岳太和赋》，黄表卿的《九嶷山赋》，刘彦昂的《荆门赋》，陆深的《后谿瀕赋》，王守仁的《九华山赋》等。此类赋作，体式和写法多承汉代大赋，铺张扬厉，洋洋洒洒，辞藻华赡，气势恢宏。其中尤多长篇巨制，丘浚的《南溟奇甸赋》、黄佐的《粤会赋》、谢肇淛的《东方三大赋》、俞安期的《黄河赋》等都达数千言。此外，还有湛若水的《交南赋》、董越的《朝鲜赋》更开辞赋叙写域外风光的先河。

中期以后，辞赋创作出现新的态势，理学气味渐渐淡化，讽世精神应势而起，艺术风格趋于多样化，情韵辞采清新华美。而反映现实、抨击时政的赋作不断涌现，改变了前期雅正的风气。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举起了复古求创新的大

旗,将辞赋复古继续向前推进。李梦阳、王世贞诸人以他们横溢的才气、充腹的才情,将辞赋复古推向巅峰。他们的作品,或仿楚骚,或效汉赋,多古色古香,奥深典重。同时,前后“七子”多为仁人志士,多仕途坎坷,遭受过权奸和阉竖的打击压抑,他们也以辞赋来抒发其报国之情和磊落不平之气,鞭挞群小,抨击黑暗现实,故其作品内容比较充实。

至晚明时期,汤显祖、卢柟、夏完淳等人进一步效仿南北朝辞赋,创作出许多语言整饬、典重华丽,甚至四六骈对的赋作。同时,由于政治黑暗,阉竖横行,党争激烈,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因而针对社会现实的抒情、述志、讽刺小赋大量产生,如何景明的《蹇赋》《进舟赋》、薛瑄的《思修赋》《思本赋》、徐献忠的《布赋》、杨慎与傅占衡的《蚊赋》、杨士奇的《离谗赋》、王廷相的《悼时赋》、陶望龄和黄辉等人的《述志赋》等,或寓言,或抒情,或述志,或讽世,或讥事,内容深厚,情词沉实。而夏完淳《大哀赋》《寒泛赋》《寒城闻角赋》等痛悼明王朝灭亡的作品则将抒情讽世辞赋的创作推向高潮,为有明一代辞赋创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一章 明朝初年的辞赋

明初辞赋家,大抵由经元入明者和明初以来文士两部人构成。而明初成长起来的文士主要活动大都在永乐及其以后的时期。故洪武、建文二代的辞赋作者主要是前一部分人。这些文士身经元朝末年的社会黑暗和动乱,目睹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他们的辞赋既反映元末乱世的惨象,揭露元末社会的黑暗现实,同时也欢呼旧王朝的覆亡和新王朝的诞生,赋写在新王朝中所遇到的种种新事物,抒写种种新的感受,因而明初辞赋作家颇多,作品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虽无重大题材,亦少长篇巨制,但内容充实,赋风古朴,为赋多宗楚汉,间或魏晋。其中述志抒情之作尤多,集中地反映了元末黑暗动乱的社会中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有志难展,报国无门的现实。

一、朱元璋与刘基

明太祖朱元璋虽读书不多,但也创作辞赋。现存赋5篇,它们是《画眉赋》《莺啭皇州赋》《四渎潦水赋》《秋水辞咏无智》《江流赋》。因为读书不多,其赋反而文浅语畅,往往体物直逼其境,抒情直写胸臆。如《画眉赋》描写大内所豢画眉及其清脆宛转的歌唱,其词曰:

阅俊鸟之在野,苍身而绿目。感初气鸿蒙之时,弄晴啭语,为音和而无倚。久求侣而不获,乐人听而为奇。入珠笼之翠琐,美易食以朝期。羽日鲜鲜而耀采,爽雕楹之悬宜。金足舒而称首,蜡吻烂然而无移。舌微调而声韵,翅轻举以宣枝。昔在野之佳音,入牢笼而愈弥。夫何时也,华烂漫似锦帷,正鹰燕之高低。比雄长之翱翔兮,运扶摇之天倪。假鹏之旷翅,四际荒涯。虽息于六月,志同鹏而相知。观彼苍之遥兮,适莽苍之陲。且间而无遐,的论而无私。必迓遐之可鉴,通升降者有之。今也声和羽采为人爱,猗若声调,如旧整翼。鲜齐求近,雕阑而富后,千载而名啼。

文词简陋,无所文采,句式骈散无定,个别字句甚或不可解。可以断定为明太祖亲笔所作,而非他人捉笔。又《莺啭皇州赋》:

惟淑鸟之神气,正三月以应期。秉造化以娇吟,畅流金于柳堤。饮花露以香吻,食飞絮以精奇。栖碧梧兮侣凤凰,翅翱翔兮与鹏齐。浮林梢而色炫日,弄翩翻而罕稀。乐钟山之柱霄汉,美岩谷以神怡。尔乃笙簧嫩舌,同律吕以谐宜。百花丛里,任意芳菲。有时假天风而流翅,俄而又敛翼以林枝,效织梭而自在。亦仿佛经星移,若抖擞以抟风,疑大火之西驰。今也节近清和,熏风将施。养羞于森林深处,玩绿阴而高低。感大化之循环,快灵禽之足意。

此文文采稍富,句式稍工整,但仍有一些很俗白的描写和散化的语句。

刘基(1311—1375),字伯温,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元末进士,曾官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旋弃官归隐。后出任江浙行省都事,因反对招抚方国珍而被革职,羁管江西。后来回乡组织地主武装,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军。又著《郁离子》一书,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批判元末政治。元至正二十年(1360),应朱元璋的邀请,他到了应天(今江苏南京),成为参赞军务的谋士。他劝说朱元璋脱离韩林儿,自树一帜,并为筹划用兵事宜,参与机要,辅佐朱元璋打天下,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明初,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以功封为诚意伯。洪武四年(1371)辞官归里。后为胡惟庸所谮,忧愤而卒。有《诚意伯文集》二十卷。刘基是元末明初颇有成就的文学家,诗文均所擅长。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四库总目提要》)其文风格古朴浑厚,体裁多样,而以寓言体散文最为出色,其寓言集《郁离子》多宣扬封建伦常,指摘时弊,讽谏当政。人说其散文成就不如同时代的宋濂,而诗歌却比不上晚他一辈的高启。不过,他在辞赋创作上的造诣却远远超过宋、高二人。刘基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辞赋作家,他现存的赋有7篇,骚23篇,按题材和内容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抒情写志赋,有《述志赋》《思归引》《松筠轩赋》《送龙华子入仙华山辞》《九叹》《秋日惨淡》等;二是吊古伤时赋,如《吊诸葛武侯赋》《吊诸豫州赋》《吊泰不华赋》《吊岳将军赋》《吊台布哈元帅赋》等;三是讽世寓言赋,如《伐寄生赋》。此外,还有写景赋、哀辞等,如《龙虎台赋》《王彦中哀辞》。

刘基的这些赋基本上是在仕明以前所写的。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大河上下,长江南北,烽烟四起,元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刘基仕进

于元末,本是效忠于元朝的,但他始终得不到元统治者的信任。他深知方国珍其人杰傲不驯,反复无常,所以当朝中大臣欲招抚方国珍时,就站出来坚决反对,不料却因此而被罢官,甚至遭流放。他的赋首先就是抒发这种报效无门的忧愤,其《述志赋》就比较集中的反映了他这种思想情感。作品首先仿屈原《离骚》,写辞人下访上腾,八方奔走,但到处受阻遭抑。他也像屈原一样,天生美质,又注重修美:“鲜余生之眇眇兮,荷后皇之深仁;具五气以成形兮,受明命而为人。体乾坤之粹精兮,睇日月之景光;漱飞泉之华滋兮,浥灏露之醇英。制杜蘅以为衣兮,借茝若之菲菲;佩琳琅之玲珑兮,带文藻之葳蕤。”然后他开始远游,“朝濯发于兰池兮,夕偃息乎琼苑,愿驰骛以远游兮,及白日之未晚。驾轻轺之将将兮,服苍虬之骈骈;遵大道以周流兮,曳虹蜺委蛇”。他上至帝阍,“朝玉皇于帝台”,但“清都不可久留”,于是又“乘云而遐征”,浮江湖,越山岳,“路险隘而纡曲”,猛兽当道,腹蛇蜿蜒,使他“郁忡忡以怵惕兮,遘皇皇以营营”。是时,“雨淫淫而不止兮,雾黯黯以昼冥;乌鸢号以成群兮,凤孤栖以无所;楚屈原之独醒兮,众皆以之为咎”。他“欲振迅以高举兮,无六翮以奋飞;将抑志以从容兮,非余心之所怡”。于是,“长太息以增歎兮,哀时世之异常”,愤而揭露这个世道的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优劣不辨:“弃韶夏而非听兮,登僭侏于中堂”,“虎兕送于山林兮,循户庭以求索”。面对这个世道,他失望以极,于是“从抐摇以为舆兮,揽列缺以为辘”,又一次上下腾飞,寻找实现他抱负的理想乐土。他到了“紫微之神阙”,但又无人“为之先容”,“欲自献而不敢”,不禁“气勃郁以凭中兮,心惻惕以慄慄”。后来又过少微,至明堂,于是“就轩辕而陈情”,至“泰阶”则“求民极之所在”,说:“咎繇不可以作兮,竞狂直以为罪;凌天街以径度兮,造旬始而瞻西清。众畏谗而卷舌兮,孰能白予之忠诚?”他命灵龟占之,占者回答说:有名必有实,形影必相因,福极出自天,不要尤怨世之人。“方不可剗而规,白不可涅而黑。”词人深悲自己将与像朝菌一样很快地凋谢,他的忠诚总不被人理解和认识。他害怕时光飞逝而年岁之弗将,于是又驱车南征,想至九疑找重华,但九疑太高,“江淼淼而不可窥”,于是北上周岐,而“慨禾黍之离离”;溯龙门,访夏后之遗迹,则“川渌混而不分”;谒陶唐之旧京,则“无衣裳以御寒”,“心怏怏以增伤”。真是无路可投,不禁悲叹自己生不逢时,世上没有了解和赏识自己的君主,说:“传说之版筑兮,无武丁其谁举?夷吾不逢夫鲍叔兮,竟沦没于圉圉。推竭心以服勤兮,上介山以立枯。”他认识到:“凤凰翔于丹穴兮,又何患乎矰弋?”于是决定:“返余旆之旖旎兮,还余车之辚辚。采薇蕨于山阿兮,擷芹藻于水滨。冽玄泉以莹心兮,

坐素石以怡情。”从赋的内容看,这是他被革职后所作,全赋与《离骚》一样,满纸幽愤。

刘基的吊古赋也多为抒愤之作,多借古人或前人之事以抒发自己内心的幽愤,《吊诸葛武侯赋》是抒写怀才不遇之愤的,其文曰:

天地闭塞兮,贤圣隐沦。大旱焦土兮,龙无所用其神。当命运之厄穷兮,尧舜且犹有极。委厥躯以随化兮,亦哲人之所戚。彼狂狷之纵悖兮,履羿莽以滔天。乱伦汨典兮,流毒为渊。夏少康之不作兮,时又无汤与武。蕨薇不可以食兮,焉裊裊而独处。睠三顾之疑惓兮,跼高光之所为。凤凰非梧桐不栖兮,于嗟去此其安归。瞻星芒于渭滨兮,岂皇天之叛涣。日昃不可使再中兮,指桓灵而慨叹。昔尼父之不逢兮,寓斧钺于《春秋》。诛奸邪于既死兮,开日月之幽昧。殷纷纷以攘夺兮,世以之为殃民。彝灭犹一发兮,微斯人其孰明?览出师之遗表兮,涕淫淫其如雨。悲逝者之不回兮,邈英风于万古。

作品并没有用多少文字去凭吊诸葛亮,而主要叙写诸葛亮所处时代的黑暗,谓其时政治黑暗,贤圣都隐藏起来了。在大旱的年头里,神龙也没法发挥它的作用,少康不生,世无汤武,英雄无归,这无疑是隐射当时的社会现实。

其《吊祖豫州赋》也是如此,其曰:

污池汀泞兮,蛙黾乐之。大鹏天游兮,燕雀谓女奚为。狐狸冠裳兮,泉獭堂宇。支离节疏兮,侧身无所。呜呼将军兮,管葛之伦。遭逢庸愚兮,有志莫伸。委弃九鼎兮,烹饪瓦釜。裁梁为杙兮,求椽为柱。偃背泰山兮,依倚培塿。圭璋砮砮兮,沙砾琼玖。山陵暴骨兮,社稷黍离。故臣酸嘶兮,行人涕洟。卧薪尝胆兮,此维时矣。宣光不作兮,呈其悲矣!乌号之彻札兮,无养由以操之。骅骝不逢伯乐兮,与驽骀而并驰。

“狐狸冠裳,泉獭堂宇”,“支离节疏,侧身无所”,作者愤怒地揭露的是当时政治的黑暗。“委弃九鼎,烹饪瓦釜”,“裁梁为杙,求椽为柱”,指斥的是当时黑白颠倒,人才倒悬的恶劣现实。“山陵暴骨兮,社稷黍离。故臣酸嘶兮,行人涕洟”,实是借指元末社会混乱,统治殆危的现实景况。作者对时事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欣赏祖逖那种不忍的精神,但认为世道纷

崩,一个两个祖述式的英雄是无法挽回的。而系词中又说:“世治乱之有数兮,天亦无如之何也。”“龙嘘而云兮,夫岂不能自翔。”作者似乎对现实已经丧失了信心,知道元政权已无可救药,其垮台是大势所定。所以他终于“自翔”,放弃了振作元政权的努力而投向了农民起义。

《吊台布哈元帅赋》则是伤今人为庸人所制而死。台不哈是元顺宗时的礼部尚书,后为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与孛罗帖木儿一起镇压方国珍的起义军。他先是为浙江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枢密院事达识帖木儿所制,未得杀方国珍,后为方国珍戚党陈仲达所卖致死。刘基对台布哈的遭遇深切同情,于是赋曰:

世有作忠以致怨兮,曾不知其故然。怀先生之耿介兮,遭时命之可怜。上靡蔽而不昭兮,下贪婪而不贞。权不能以自制兮,谋不能以独成。进欲陈而无阶兮,退欲往而无路。忠沉沉而不白兮,心摇摇而不固。絜乘黄服鼓车兮,参蹇驴以曳之。冒猛虎于笼槛兮,狐狸群而制之。众刻木之枉直兮,信谗邪之流言。倒裳以为衣兮,涅素以为玄。……吁嗟先生兮,何逢时之北辰。生不能遂其心兮,死又抑而不伸。奸何为而可长兮,忠何为而可尤。尸比干而奖恶来兮,白日为之昧幽。呜呼哀哉,吾安归乎。……嗟苦先生卒罹殃兮,奸邪矫枉归罪愆兮,咎繇不作谁与平兮,跖犬噬由理则然兮,麒麟豺狼不同群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嗟兮。

实则,台布哈的遭遇与刘基很有相似之处,台布哈忠心为维护元帝国的统治而反对招安方国珍,遭朝中庸臣的压抑和小人的出卖,最后致死,刘基也是为元帝国的安定稳固反对招抚方国珍,而被当政者革职羁管。刘基为台布哈的遭遇抱不平,就是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愤。

刘基还有一篇《伐寄生赋》也同样地表现了他对腐朽势力的愤恨,赋云:

天生五材兮,资土而成。汝独何为兮,附丽以生。疣赘蛭蠹兮,枝蔓蔓藟。瘠人以肥己兮,偷以长荣。状似小人之窃据兮,谓城社之可凭。观其阴不庇物兮,材匪中器。华不羞于几筵,实不谐于五味。来乌鸟之嘬聒,集虫豸以刺蚝。果被之而实萎,卉蒙之而本悴。坛杏无所容其芬芳,甘棠曷能成其蔽芾。稟无庸而有害,矧眶睫之可置?

尔乃建修竿,升木末,运斤生风,以翦以伐。脱缠牵于乔竦,落纤

蕤之骚屑。剔藓肤以除根，效去毒而刮骨。于是巨蠹既夷，新萸载蕃。迎春而碧叶云滢，望秋而硕果星繁。信知斧钺之神用，宁能裕蛊以生患耶？

嗟夫！农植嘉谷，恶草是芟。物犹如此，人何以堪！独不闻夫三桓竞爽，鲁君如寄。田氏厚施，姜陈易位。大贾入秦，柏翳以亡。园谋既售，半化为黄。蠹凭木以槁木，奸凭国以盗国。鬼居育而人殒，梟寄巢而母食。坚冰戒乎履霜，羸豕防其躅踖，谅前车之昭昭，何人心之自惑？故曰“非其种者锄而去之”，信斯言之可则。

这篇赋显然是刘基归隐故乡后所作，赋前序云：“余山居，树群木，嘉果骈植。人事错迁，斤斧不修。野鸟栖息，粪便其上茁，异类日夕滋长，旧本就翠。余睹而悲之，乃募赳捷，腰斧凿，升其巅，剜条剔根，聚其遗而燔之。于是老干挺立，新湲濯如。若疮疡脱身，大奸去国。斧斤之时用大矣哉！”作者效唐人萧颖士《伐樱桃赋》，以物喻人，以寄生滕草喻人，必欲去之而后快，表现他疾恶性如仇的精神。赋中所拟对象，显然就是元朝统治者贵族，故赋文最后说“非其种者锄而去之”。

刘基之赋多为骚体，文笔比较质朴，但刚健有力，情感浓烈。而《伐寄生赋》则为文赋，赋风颇近东汉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刘基另外还有一些模拟《楚辞》的骚辞如《九叹》《松筠轩歌》等，文词相对清丽一些，但形式比较呆板。如《九叹》之一：

秋风起兮夕露溥，浮云沉阴兮白日昼。寒木落兮水泉干，孤雁鸣兮凄以酸。揽余辔兮怅盘桓，野萧条兮行路难。豺狼骄兮狐兔顽，兰蕙死兮荆棘番。我欲奋飞兮无羽翰，援雅琴兮发哀弹，弦断绝兮涕洟澜。

而他唯一一篇山水赋《龙虎台赋》，则是另一种风格，该赋虽仍模仿屈原《离骚》上下四方游览，但写景气势磅礴，词藻华富。如其开篇写龙虎台居庸关一带的山势风光云：

倚欤，太行之山岬，云谿雾结。元气在左，蟠于赫虎之台。摩乾轧坤，魁群山而独尊。其背崔嵬突峰，森冈峦而拱卫。其势则昆仑骏骧，仰星辰之可扞。白虎敦圉而踞峙，苍龙蜿蜒而屈盘。状昂首以奋角，恍飞颺兴而云屯。其北望则居庸截嶂，烟光翠结。攒峰列戟，断

崖立铤。踰鸟飞而不度，古木缪以相掣。其下视则涨海冲瀾，飞波洗空。风帆浪舶，往来莫穷。想瀛洲之密迩，睇三山之可通。彼呼鹰戏马，适足彰其陋。而眺蟾望鹄，曷足逞其雄。岂若兹台之不事乎版筑，而靡劳乎土功也。

二、宋濂、高启、陶安与方孝孺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元末隐居龙门山，号玄真子，著书十余年。朱元璋取婺州，潜溪与刘基、章溢、叶琛等并征至应天，授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书，主修元史，又预修日历等，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明初礼乐宪章多由其制定，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氏是一个循规舞矩的文人，为人十分谨慎小心，晚年辞官归里。洪武十三年，其长孙宋慎坐胡惟庸案死，潜溪亦受牵连，朱元璋欲致之死，赖皇后、太子力救得免，全家被谪茂州(今四川北川)，至夔州而病死。

宋濂是明初散文家，刘基推其为“当今文章第一”。为文主张“以六经为根本，迂固二史为波澜”(《白云稿序》)，目的是辞达、明道、养气。所以他的文章喜欢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他擅长于散文，留下的赋作不多。辞赋中像《哀嫩人辞》《志释》等，都是宣扬道统与文统合一的，文词板滞，缺少韵味。而其《崆峒雪樵赋》比较有文采，此赋是为刘宗弼所作。刘氏名丞直，元末进士，出仕浙江，旋辞官归隐于江西崆峒山，潜溪为作赋以叙其事，其词文采飞扬，试录一段：

种芝于琼玉之山，折桂于广寒之庭。领衿佩于桥门，集鹓鹭于王庭。白简飞霜，绣衣春明。近一山而持斧，使九夏之生冰。乃乘风而来归兮，于瀛洲之先登。隔人间之风雨兮，遽真凡之异程。至若西邻之子，沉酣醴草，屏扉香曙，笙火花春，葆阶舞楚，银馆歌秦。黄尘迷南华之梦，弊屣嗤东郭之贫。乐钟鼎之遗艳，厌烟霞之近醇。尚父钓渭，阿稀耕莘，或封齐于东海，或致君于华勋。齐出处于一途，肯变志于屈伸？世缤纷兮丽以新，蜡代薪兮伤芳辰。翻海水以为霖兮，曾莫濯夫游尘。

虽文意陈浅，但文词非常清爽，句式多变，富有节奏感，体式则介于骚赋与骈赋之间。

宋氏的《奉制撰蟠桃赋》虽为应制之作，但意在批判神仙之虚妄，命

意颇佳。赋前之序文说,洪武乙卯(公元1375年)明太祖于端明殿召集翰林词臣,出示半边巨型桃核。桃核为元朝内府所藏物,核长五寸,宽四寸七分,上面刻有“西王母赐汉武帝桃”及“宣和殿”十字,还以金色绘龟鹤云气之象。于是词臣奉旨撰文,以垂戒方来。宋濂所作,首先是叙其来历,文辞华富,近于西汉之作:

炎汉六叶,实为武皇。阐坤符,握干纲,祀汾阴,建竹宫。仁兽在宫,赤芝荐房。西海献续弦之胶,弱水来燕卵之香。庆诸福之毕集,思骑龙于帝乡。幸灵桃之入口,传仙种于下方。想其瑶阶露寒,彤庭秋迥,银烛未掩,画屏斜映。启承华之秘殿,眇瑶池而神骋。忽王母兮遥临,托青鸟以传命。郁佳气之葱茏,覩芳姿之妍靓。于是玳席初延,霞觞屡传。兰辞吐兮袭人,缥袂举兮高骞。紫云之辘轳暂驻,九微之灯火犹燃。乃启锦幪,乃濯翠筵。乃出桃实,献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干。鸾刀割密,神液流泉。土滋华池,身轻欲仙。将怀核而种之,刷上林之寒烟。王母微笑,尘世易迁。傥花实之并见,岁屡阅于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视沧海于桑田。彼窥鸟牖之小儿,尚奚测夫幽玄?

然后述桃核之优美:

斯核也,匪铸而成,非陶而凝。借五行之亭毒,资六气以流形。鄙瓠犀之脆薄,并玉质之坚贞。爪之不入,扣则有声。知何年之中析,存半璧之晶莹。俯贴金盘巢莲之龟,仰承玉露常满之杯。锐首耸兮尖岑,丰下椭兮坠星。众皱蹙背文之籀,一注晕面色之赭。荷盘欲展,蚌甲未扃。藏仁之迹犹在,含肌之罅如生。函肉好之隐约,围合线之交层。龟鹤轩翥兮显象,宝章绚烂兮金明。

汉武帝得此仙宝后:

燕齐之方士,骋诡辩之奔腾。瞻云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难登。以雄才之盖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风冷,铜茎中峙,仙掌高擎。望飚风不来,徒驰情于窈冥。苦白日之易短兮,竟莫制于颓龄。核虽存而人则逝兮,悲秋风于茂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